



今夜有暴风雪²

一个上海姑娘，一座永不融化的冰雕；两座坟墓，
见证着那段永不重来的人生……



武汉大学出版社

梁晓声 著

今夜有暴风雪²

一个上海姑娘，一座永不融化的冰雕；两座坟墓，
见证着那段永不重来的人生……



NLIC2970822328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夜有暴风雪. 2/梁晓声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6
黑土地之歌
ISBN 978-7-307-09678-3

I. 今… II. 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019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219千字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678-3/I·531 定价:50.00元(2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总 序

叶 辛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下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的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噢，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目 录

白桦林作证	1
白桦树皮灯罩	28
今夜有暴风雪	55
夜宿“蛤蟆通”	222
黑帆	249
第一位来访者	271

白桦林作证

公比拉河绕过驼峰山梯形的山脚，河床狭窄了，流速缓慢了，像一位羞怯的少女，在荒原上若有所思地徘徊。河北岸生长着一片年轻的白桦林。清晨，浓雾从驼峰山顶飘漫下来，总是张开无形的双臂，情意绵绵地最先拥抱白桦林。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翩跹离去，神秘地梦幻一般消散在深沉的荒原上。白桦林，则用它那稀疏的枝叶和潇洒的身影遮挡着渐渐灼热的阳光，珍爱地保留着挂在笔挺礼服上的雾气凝成的晶莹露珠，不忍抖落……

白桦林与我们马场连队隔河相向。马场的男知青们，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实，更准确一点说，应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地方。

烦恼的不是白桦林，而是“维特”们。这一点，谁也莫如他们自己清楚。

我们比他们更清楚。

那一年，我们马场只剩下七个半“夏绿蒂”了。

年龄最大的，是北京姑娘邹心萍。年龄最小的——我。她们个个都超过了二十五岁。而我才刚满二十三岁。她们认为我还没有到产生“夏绿蒂”式忧郁的年龄，把我视作稚齿童心的小姑娘。我完全接受她们对我的看法。生活的鞭子还没有把我驱赶到非爱一个人或非被一个人所爱的地步呢！……

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马场的男女青年之间形成了一道似有似无的壁垒。是因为某某首长的儿子或女儿从北大荒“光荣入伍”而后“曲线返城”了么？是因为有人“走后门”开出了哪家大医院的诊断书“病退”成功了么？……没有谁提出过疑问，也没有谁回答过。

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屯垦戍边，如同四十余万块石头垒起的大坝。它能否巩固地长存并发挥作用，全凭每一块石头与每一块石头之间那种紧靠的依傍性，那种可加不可减的牵制性。虽然走掉的也许仅仅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毕竟每年都在走。

走、走、走……

以各种方式走。

走了一个，动摇一批。走的并非都是最应该走的。但他们反倒走得心安理得，堂而皇之。他们无所留恋地走了，把不平留给了剩下的几十万。

马场的女知青走得只剩下了我们“七个半”。

每天吃过晚饭，小伙子们从独木桥上走过公比拉河，三三两两地隐没在白桦林中。而七位“夏绿蒂”呢，则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块儿离开集体宿舍。她们穿过草甸子，兜一个大圈，绕到公比拉河下游，再沿着河边逆流往回走，经过对岸的白桦林，总要在河边停下，从兜里掏出条手绢什么的小物件，蹲在河中的石头上洗一阵。实

在找不出什么东西可洗的，便采花折草。这时如果从白桦林中传出一声口哨，或一块石子在河面上打起一串水漂，她们就会像七头鹿一样抬起头，隔岸向白桦林睇望。通常情况下，她们是发现不了谁的身影的。于是面面相觑一阵，有所不甘地默然离去。如果一块挺大的石头飞落河中，“扑通”一响，吓她们一跳，白桦林中保准会有人躲在暗处嘻嘻窃笑。

“讨厌鬼！”

“缺德兽！”

“不得好死的！”

她们受了极大欺侮似的，七个人一字儿排开地站在河边，同仇敌愆，向对岸大叫大嚷，示威一阵方肯罢休。回到宿舍她们还要冥思苦想地猜测一番，那“讨厌鬼”和“缺德兽”很可能是哪一个。因此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事儿也是常有的。

“够了！多无聊！”每逢这时，如果我在场，并且对她们的争论显出极感兴趣的样子，邹心萍就会大声制止，发出禁令。

她在我们七个，不，七个半“夏绿蒂”当中很有威信。这是一种特殊的威信。是现今善于关怀人的“老大姐”和往昔严肃的女排长双重人格所形成的一种威信。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至今回忆起来，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是的，每一个细节……

对我来说，那是很惊心动魄的场面——两匹狂怒的烈马之间的争雄斗狠。一匹白马，一匹红马，都是我们马场最野性的马。我们知青给它们起了两个好听的名字。白马叫“雪兔”，红马叫“火狐”。它

们只要凑到一块儿，就会展开一场恶斗。

那天，两个车老板分别把它们卸了套，牵到河边饮水洗澡。“雪兔”“火狐”不期而遇，野性突发，挣脱缰绳，转眼就斗到河中，又从河中斗到岸上。直斗得河中水花四溅，岸上飞沙走石。两匹马的搏斗，是显示出含蓄的狠劲的搏斗，并不像猛兽那般发出令人恐怖的咆哮，也绝不是血淋淋的张牙舞爪的生命的毁灭。不，完全不是那样。与猛兽相比，它们的搏斗甚至可以说带有西方贵族决斗的风度。一方在某一回合中获胜，下一回合，一定矜持地将主动进攻的机会让给对方。那简直不是两匹马，而是两个战神的化身。它们那瞪圆的眼睛，锃亮的铁蹄，呼呼喷气的鼻孔和剧烈扇动的马腹，那种狂怒，那种强悍，那种争雄夺霸和誓不两立，那种半人性半野性的恶劲，那种力的持久的较量，既令人惊心动魄，又令人几欲为之呐喊助威！

那一天，是我到马场的第四天。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我和几个同批到达的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起初我们只觉得这两匹马斗得好玩，斗得开心，站在远处观看。两个车老板对两匹马束手无策，也索性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卷旱烟吸起来，摆出“看你们斗到何时方休”的听之任之的样子。但几分钟之后，我们那种袖手旁观的好兴致便云消雾散。我们都被震慑住了！两个车老板也扔掉卷烟，同时跳起身，躲躲闪闪地围着两匹马转，大声叱喝，跺脚挥拳，抛石头，却无济于事。“雪兔”的形体比“火狐”要小些，在那一天的恶斗中连连吃亏败北。它左前腿被“火狐”踢伤，一块皮肉翻垂，鲜血染红了雪白的马腿。也许是因为伤疼的刺激，它更加狂怒。而它的狂怒也将“火狐”的野性引发到了顶点。

我真担心“雪兔”会成为“火狐”那无情的铁蹄下的悲壮的牺

牲品！

不知哪个姑娘跑回去报信了。有人骑着马从村里奔驰而来。接近时才看出，骑者是位姑娘。短发，柳眉，凤眼，穿一套洗白了的军服军裤，腰间紧扎一条帆布武装带，英姿飒爽，豪气勃发。一副“假小子”模样，一种叱咤风云的气概！

那张秀气的脸晒得真黑呀！

她在两个车老板跟前勒住马，目光咄咄，厉声问：“你们是两个死人吗？”

两个车老板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很不服气地说：“我们是死人，你是活人！你能耐，你来劝架嘛！”

“少废话！这两匹马是最优良的种马，两败俱伤，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她的语气和她的目光一样咄咄逼人！

两个车老板不再说什么，默默朝后退了几步，意思分明是：我们看你的！

她也不再啰嗦，促马接近仍在恶斗的“雪兔”和“火狐”，扬臂挥鞭，朝它们狠抽过去。鞭绳在空中发出唿哨，叭叭地落在“雪兔”和“火狐”身上。“雪兔”和“火狐”立刻分开，傲岸地挺着脖子，昂着头，岿然不动地朝她睇视了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又凶猛地冲撞到了一块儿。任凭鞭梢像雨点般落在它们身上，再也不予理睬。

一个车老板冷笑一声，嘟哝着：“就这两个鞭头上的功夫啊？”

另一个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撇撇嘴，讥消地接着说：“还不是想在这几个初来乍到的面前露一手，逞逞能！”

她显然是听到了。我看出她的脸涨红了。她不知是被两匹马激怒了，还是被两个车老板激怒了，扔掉鞭子，双手紧勒缰绳，直勒得胯

下的马打了个“立桩”，接连倒退数步。

“闪开！”她大吼一声。

正当“雪兔”和“火狐”又一次人立起来的刹那，她一抖缰绳，纵马向它们猛冲过去！

“雪兔”和“火狐”被撞开了。它们各自兜了一个圈子，长嘶一声，又人立起来……

她迅速拨转马头，又朝它们猛冲过去！

两匹马无法再斗到一块儿。“火狐”首先退出战场，仿佛一个光荣的胜利者似的，绕着被铁蹄践踏得松软了的那片场地散跑一圈，哧哧嘶鸣几声，然后箭一般地朝马棚归去。

“雪兔”在玉石眼中仿佛投射出不甘屈服的目光，昂头凝视敌方跑远，转身一步一步朝河边走去。它的右后腿显然也受了伤，一拐一拐的。它走到河边，并不立刻喝水，注视着自己前腿上的伤处。

它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悲啸！

两个车老板又朝我们几个姑娘这边瞅了一眼，都有点羞愧。

而她，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一言未发，策马向村中奔驰。

我注视着她远去的身影，问一个姑娘：“她是谁？”

“大名鼎鼎的邹心萍嘛，三姐妹的头儿！”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我又问：“什么三姐妹？”

“三个扎根北大荒的知青典型人物呗，她们比我们这批知青早半年来到北大荒。”

又一个姑娘用敬佩的口气说：“咱们马场的二百多匹马，哪一匹她都敢骑！”

邹心萍——这是我来到北大荒后记住的第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就在那一天，我内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崇慕。不过，不是对她——我们这位女知青排长，而是对它——“雪兔”。

这匹马那种为了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屈的刚勇感动了我。我天性对不屈的弱者抱有近乎本能的深厚怜悯和恻隐之心。一匹马也罢，一个人也罢。

我从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念，要接近“雪兔”。

“雪兔”养伤的那一个月里，我几乎天天抽空儿独自溜到马棚去，带一捆从麦地上拔下来的青麦，或者从食堂仓库偷出来的一兜菜豆。有时甚至带几块家里寄给我的上海糖。“雪兔”对我由陌生、警惕，而熟悉、亲近起来。不久在它悠闲地嚼着我带给它的青麦时，已经允许我蹬着马草垛骑在它身上一小会儿了。

“雪兔”前腿和后腿的伤终于养好了。一天中午，趁马棚没人，我偷偷将它牵出。它摇头扫尾，用下巴蹭我的肩膀，看样子很驯服，也很高兴和我厮混一会儿。它的友好态度令我胆子更壮，我将它牵到碾料的磨盘跟前，爬上磨盘，跃身跨到它背上。突然，它长嘶一声，打了个“立桩”，险些把我从它背上甩下来！紧接着，它放开四蹄狂奔。缰绳从我手中脱落，我两手下意识地死命抓住它的长鬃，身子低伏在马背上。

“雪兔”从村路中飓风般驰过！

我害怕得闭上了眼睛，只觉身在空中似的，耳畔呼呼生风。我发出尖叫，叫喊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晓得。同时听到村中许多人的惊嚷。

连队里悬挂作钟的铁轨当当地敲响了！

一阵冷水溅到身上，衣服裤子全湿了，我才知道“雪兔”过了

河。我始终不敢睁开眼睛，不知“雪兔”过了河后将我带到了什么地方。湿了的裤筒紧贴着腿，在马背上摩擦着，火辣辣地疼。我的整个身子几次从马背上抛起，落下；落下，又抛起……我精疲力竭了，我的头开始旋转，我心中默默地念叨着：“‘雪兔’，‘雪兔’，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今天可别坑害我……”

“别撒手！千万别撒手！……”我听到后面有人大喊。另一匹马的得得蹄声疾速迫近。

忽然，我感觉到有人从我身后飞跨到“雪兔”背上，接着，两条胳膊从我腋下向前插过来，揽住了缰绳。

这个人对我说：“别怕！”

我全身软绵绵地靠在了那个人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雪兔”的四蹄放慢了。终于，它站住了。我微微睁了一下眼睛，见已身在荒原，满目开放的野花。我仍一动也不动，目光落在一只紧紧握着缰绳的手上。那只手已被缰绳磨破，指缝沁出鲜红的血迹。我格外内疚，感激油然而生。我立刻挺直身子，正欲扭回头，看看将我从危难中解救了的是什么人，说一句感激的话，却不料已从马背上给推下去。幸亏草地极其松软，并没有摔疼哪儿。我双臂反撑着身子，仰起脸，原来是她——邹心萍！

“你！……你干嘛摔我！”我大声抗议。

“摔你是轻的！我还想揍你呢！”她瞪着我，恶声恶气地说。

“你！……你得把我带回去……”我从草地上爬起来，几乎有点低声下气地说。

“想得美！你自己溜达回去吧！”她哼了一声，拨转马头，飞奔而去。